

智

父子之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略二

錄曰此大聖之獨見度越於千古其所以傳賢而不傳子者快於此矣夫危微之間所淨毫末乃聖愚之所由分也開明之性近於道心然不能純乎天理則其發之於言必不能已於辯訟也可見聖人折理欲於毫芒之間苟有毫釐之不至未有不以開明為睿辯訟為才者而况於苗之頑子之惡乎以是為典後世猶有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盡出於已之下者然則朱也其超乎萬人之上矣

史記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中行季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時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乃立紂錄曰帝乙之事商家之不幸抑天命之當

終也夫太史之爭天下之正法也是時紂母賢而子尚少帝乙寧知其亡國而預易之耶後世若扶蘇揚勇之事實人謀之不臧也抑商以一微子不能立而棄之而周乃更泰伯伯邑考皆舍長而立其次豈非天命之有在耶

天命之有在耶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錄曰升之為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

略二

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虛邑無所疑阻以至於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之巽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饗

於岐山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金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

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好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錄曰此大賢之言切中夫人之病萬世不可易也夫堯子開明舜子讓德苟非至聖孰能舍此而立彼乎而况後世之溺愛者乎苟無一定之限而人馬是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卜雖古人不廢無亦權之不得已耳非智之得也

略二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敢貪天之功乎  
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  
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  
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求頭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善人

錄曰介推之棄綿上也不智於晉之啓南  
陽歟夫溫之難天未厭周子帶上悖下蒸  
亡將無日秦伯以為功矣文乃攘為已有  
異於乞醯一聞耳乃若崎嶇草昧一十九  
年之間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介祿而弗及  
王章而可求哉雖然隱者其身也顯者其  
名也君子執介子歟不然披以仇頭以竊  
豈真可無言歟言則寺而堅矣宜乎介子  
之不言也

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諫母曰深山大澤實生蛟龍彼美懼其生龍  
蛇以禍汝也使牲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樂懷于嬖之故反於難及叔向欲娶於申公  
巫臣其母曰子靈之妻役三夫一君一子而

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憾乎吾聞之甚美必有  
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駘之妹也子  
駘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  
敗也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萬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錄曰愚觀羊舌氏之母其智有足多未可  
以其姑而少之也夫上有聖世所以成之  
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有用世克  
明德端此乎係也而死殺天敗子曰國亡  
家之人乎禮世有刑人不娶矜可謂不能  
斷矣其博識多聞乃其糠粃馬耳是以君  
子必務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一毫不苟  
一事不可缺嗣是而及於猥毓未有不善

者矣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  
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  
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  
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

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  
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  
軍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  
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稅政  
錄曰愚觀祁奚之言與今寒士之教子何

以異哉自少而壯而冠形容曲盡人之善  
為嗣令一至此哉令人見一子弟若琬琰  
若瑚璉然夫誰不愛曰慕之而不知其優  
游涵養切磋琢磨乃心何如其惓惓也幸  
而如午至樂無紀又幸而如奚至公無嫌  
此父子之間恩如天地明如日月何但一  
軍尉哉抑觀晉之盛時若趙文子孤也而  
成物滋備范文子蒙也而敬讓聿崇及其  
衰也長如伯魯而一詞無措疆如智理而  
五賢凌人於此可驗匪特家運是關國祚

110111 A D 100 9

實錄之矣矧今天下一統賢才大同而可不務預養乎

通鑑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欲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命之曰謹識之二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一

辭求其簡已亡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錄曰趙簡子豈賢於智宣子乎宵之捨恤之置何其禍福之霄壤也豈曰需須也險

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以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豈不能須而得之歟三家分晉勢不並立乃剛愎自用陷於不義亡何日乎是故鞅之簡三年而後問所謂需於郊利用恒也恤之水三版而

後決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也古人之備難至矣禍福之自求審矣

秦伐趙趙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曰復有言長安君為質者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於是頓見太后盛氣而需之入徐趨而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復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后不和之色稍解乃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后笑曰婦人其甚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常聞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位祭祀

則祝之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以為子孫相繼為主也耶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我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今媼尊長安君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有不諱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為質於齊齊乃出師秦為之退

錄曰左師之悟后與四皓之安劉伊川並載程傳果然乎曰不然也夫左師之諫從容不迫出於愛憐之間始終不外其良心此所謂納約自牖以通其一念之蔽者也吕后以澤而劫良故良以四皓而劫帝此所謂濡有衣枷以濟其一時之急者也嗚呼安有身居大位而使天下之人延頸願為太子死者哉故帝之從善若轉圜天資之美也泛應多謬悞不學之過也

列女傳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馬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兒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尔嘿矣必與於楚及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錄曰甚矣叔敖之母之聽之聰也夫始見之詞未必其可喜也一變之間氣度自不

弘道錄 卷四一

伴矣其陰德之報未可必然而聖善之智古所未有益以信君子之立心不可殘民害物一蛇恐再况於忍人行暴乎

趙將馬服君奢之妻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為將其母言於王曰括不可使王曰

路二

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吾計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括既行趙兵果敗括死軍覆以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錄曰括之不可使將也其父知之其母亦

知之所不知者君耳是時六國以其游魂殘喘自取覆亡故先失其是非之本心且不勝欲速無暇友而顧之耳此孟子所以深嘆於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漢書棠邑侯陳嬰之母始嬰為東陽令史居

縣素有恩人稱為長者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嬰嬰謝不能強立之欲以為王其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其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此兵屬人事尚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

路二

九

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項氏敗嬰後歸漢果以功封棠邑侯

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凡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連封漢王遂以兵屬之特項羽與漢為敵計得陵母輒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其母欲以招陵既而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畢伏劍而死陵後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

爵五世

錄曰范增於是乎可愧矣夫項羽之不可輔婦人女子皆知之矣悲夫七十餘年之老其生也餒於陳母而亡也惑於王項乎使增能勸羽賤入關之約存鴻溝之界則

不絕項氏之祀明天亡之意迴舞劍之戈則亦不失項伯之封二者皆失之豈其智弗若歟雖然二母之見順而易范增之事逆而難君子丁艱難亢會之際其亦幸而為二子用成賢母之名不幸而為范增徒

歸天下之惡哉

史記龜錯為人隋直刻深文帝時以上便宜擢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誦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文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太子善錯計策及既位以為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知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不便常以計欲誅錯不遂以此愈益責遷為御史大夫悉求請諸侯之罪過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曰上初

路二

十

即位爾為疏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嗟乎劉氏安而羅氏安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錄曰愚觀史記所稱智囊有二然各有所蔽博里子蔽於胡衍亂錯蔽於袁盎豈其奸智不好學歟雖然錯之欲削諸侯庶幾國尔忘身之義翻身受戮為天下笑疾之親重卒能全軀以歸於渭南章臺之中漢

景帝反不及秦昭王亦明矣若乃錯父之見其將晚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之母生五男皆至二千石人曰萬石嚴嫗延年為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號曰屠任其母常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

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太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十餘事下御史案驗遂得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錄曰嗟嘆嚴母之不及古也夫胎教之與三遷乃古之賢母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

仁之術也顏母果能察察延年之所存卷其不中抑其大過必使童而習之長者之風純如也壯而行之哀矜之情感若也苟心之無忍雖賞之不殘烏有歸稱屠伯而可全身者哉實受除墓之慘虛傳賢智之

名顏母之不及古也悲夫

京兆尹雋不疑之母慈明善教不疑為京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言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言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使嚴而不殘君子謂是母也可謂水錫爾類者矣

錄曰愚觀不疑之母異於延年之母也夫教貴乎豫也不疑不辯亡金固非屠伯之比母慈明善教亦無除墓之憂子善其名

母貽其慶豈非既明且哲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有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載之燕兩昔馬援以惹致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長有知人之明舉孝廉為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不忍欺膏天孫性私賦民財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促

歸伏罪性慙懼請閤持衣自首祐曰塚以親故受迂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錄曰觀光則趙廣漢之鈞距與張敞之絮舜有所不由矣此天性之明智不待教者也錄之

晉書陶侃父母湛氏丹仕吳為揚武將軍湛為側室生侃而陶氏貧紡績以資使交結勝已鄱陽孝廉范遠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至徹所財薪自剗給其馬甫侃監涼梁於潯陽以一坩餼遺母封還責之曰尔以官物遺非惟不能益反以增吾憂矣遠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薦於廬江太守張夔夔辟之後以軍功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

備威儀迎母鄉里榮之周顯父浚母李氏字  
絡秀浚為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嘗出獵遇  
雨止李氏家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聞貴人至  
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  
而不聞人聲浚惟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

路二

主

因求為側室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  
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遂許  
之生觀及嵩謨三子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  
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推  
轡華宗尔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  
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  
闇如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  
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  
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錄曰愚觀陶士行周伯仁之母可謂敏而

達矣且同出於微為側室固不係於世類  
也特以剪髮與治具之事或頗疑之夫一  
髮之微寧值幾何而能樂飲極歡一女之  
弱倉卒無幾而燕居宰畢備手豈其賢聲  
素聞雖至對髮無靳精辦素著雖兼數人

不辭而後遂以為實事乎若乃降精嵩嶽  
著名屏翰雖乃人謀實天意存焉不可得  
而測度之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之四十二

路三

智

父子之智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有疾謂太  
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但不  
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  
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遂  
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  
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

托孤之命未行托勣之言先入是所以教  
其譖一蓋帝本挾數任術長於任人而不  
闕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督即他日之仇  
讐今日之智計即他日之禍本自以為得  
而不知勣也者既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  
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為社稷之  
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  
乃以去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  
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廟社稷不可以  
不錄也